



我的兄弟姐妹

老舍、巴金、萧红、贾平凹等著

羊羽 主编

有一天，若父母远行，还有谁是我的至亲至爱？
还有谁会没有任何功利地深深地把我牵挂？只有那同
根所生、手足相连的兄弟姐妹在我身旁，陪我淡淡地
走这一生。兄弟姐妹本是天上的雪花，落在地上，化
成水，结成冰，就再也分不开……



哈尔滨出版社

我的兄弟姐妹

老舍、巴金、萧红、贾平凹等著

羊羽 主编



有一天，若父母远行，还有谁是我的至亲至爱？
还有谁会没有任何功利地深深地把我牵挂？只有那同
根所生、手足相连的兄弟姐妹在我身旁，陪我淡淡地
走这一生。兄弟姐妹本是天上的雪花，落在地上，化
成水，结成冰，就再也分不开……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兄弟姐妹 / 老舍、巴金、萧红、贾平凹等著;
羊羽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5
ISBN 7 - 80699 - 439 - 4

I. 我... II. 老...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462 号

责任编辑: 李毅男

封面设计: 点识成智

我的兄弟姐妹

老舍、巴金、萧红、贾平凹等著
羊羽 主编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 - 82125252

E - mail: hrbcbs@yeah. net

网址: www. hrbc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439 - 4/I · 146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 - 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

序 言

“兄弟姐妹本是天上的雪花，落在地上，化成水结成冰，就再也分不开了……”这是电影《我的兄弟姐妹》中的一句台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尘封的记忆一点一点地释放开来，点点滴滴都融入了我的血液中。

想起了那个晚上，一个本来应该静谧的晚上。吃完晚饭，父亲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有话要问我们。

“你妈妈在床板底下放的钱少了3块，是不是你们谁拿了？”父亲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严厉，听得让我发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那些钱是我拿的，换了我嘴里的麻花、香瓜子、跳跳糖，还有白白净净的发糕……每次我都会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偷偷抽出两毛，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已经“拿”了3块钱。这个数字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3块钱可以买10把面条，够我们一家子吃上大半个月，还可以买20只小鸡，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是丰盛的菜肴……等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

屋子里是一片死寂，只听得见父亲越来越急促的呼吸。

父亲开口了，继续追问：“是你们谁拿了？”他的声音充满了威严。或许父亲从我低着的头和发抖的身体中看出了什么端倪，“是不是你？”父亲冲我吼。

我被吓得语无伦次，下意识地：“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拿

的……”我开始哭泣,为我的谎言哭泣,也为自己的偷窃而哭泣。

哥哥向来调皮,现在他首当其冲地成了“嫌疑人”。

“那就是你了!”

“不是!”哥哥几乎脱口而出,他看看我,接着又低下了头。

一个耳光扇到了哥哥的脸上。

“偷了就是偷了,你已经不诚实一次了,现在还想撒谎?!”

我看见几道殷红殷红的指印在瞬间爬上了哥哥的脸。现在他是我的替罪羔羊,百口莫辩,而这一切皆是因为向来乖巧听话的我的一句否定。我既希望他不要把矛头指向我,又希望他不白白地受委屈。我在一旁心惊肉跳,哥哥的沉默招徕了第二个巴掌,我看见他的嘴角流血了。我终于忍不住上前哭诉道:“不要打哥哥!不要打哥哥!是我偷的,是我偷的!”

“是你偷的?那就一块打!”爸爸唬我,扬手真的要打我。我害怕地闭上眼睛,听到了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巴掌并没有落在我脸上,等我睁开了眼睛,才知道是哥哥护住了我!

“是我偷的!”哥哥说。

“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你现在就这么不成器,以后会成什么样子啊!”母亲在一边叹气。

“你把钱拿去干了什么?”爸爸依然严厉地问。

“我都拿去买了瓜子和面包……因为别的孩子都有好吃的……我和妹妹都没有……”

又是一阵沉默,我不知道迎接哥哥的又会是什么。这次,爸爸没有动手再打,他把脸转到一边去,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又转过头来硬硬地说了一句:“给我记好了!下次再偷,再嘴硬不承认,有你颜色看的!”

哥哥的脸颊整整肿了一个星期才慢慢消退。我流着泪,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他狠狠地对我说:“哭什么哭!要是你下次还偷,我可不会再替你挨打了!也让你尝尝耳光的滋味!”说完为我抹干眼泪。

“还有以后要是你再骗我说那些瓜子、面包是同学给的,我二话不

说先打你一顿！”

每每我用偷来的钱买的零食都会分给哥哥一半，和他一起乐呵呵地吃完再满足地回到各自的教室。每次我都骗他说：“这是同学给我的！”他也就相信了。听了哥哥的话，我的泪又出来，心中无比的羞愧和仇恨。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那股红殷红的指印和他肿胀的脸颊还深深地藏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里。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在关键时刻无怨无悔、甘心情愿为你挨耳光，为你挡在面前迎接打击，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名誉和清白呢？没有几个人！除了你血肉相连的父亲母亲，还有谁？恐怕只有和你手足相连的兄弟姐妹了！

母亲常常对我说：“爸爸妈妈不可能陪你走完这一辈子，我们走了，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也只有你哥哥了！你要好好珍惜！”父母已然老去，承担不了太多的牵挂和忧心，每当我在异乡迷惘、黯然、伤心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想起哥哥。我会在电话里冲他倾诉、发发牢骚，甚至什么都不说就大哭一场，然后说“我没事了”，挂掉电话，该干吗干吗去。哥哥于我是根，是大树，累了倦了，可以停留可以倚靠！

此时，本书中的一个个真情故事让我的心田不禁激荡起一股股的暖流，我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想起在远方的哥哥，那个曾经护住我为我挨耳光、替我顶罪的哥哥，那个“威胁”我要是再偷东西就打我的哥哥……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那就借本书中的深情文字和真情故事来表达我对兄弟姐妹情谊的感慨吧，因为这些故事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文字总是能唤起你那久远的记忆和真实的感动。

谨以这篇文字献给我至亲至爱的哥哥，希望你一生平安、健康、幸福！也献给天下所有的兄弟姐妹，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你们！

默 墨

目 录

序言

苦难中，

我们手足相连

弟兄	鲁迅	3
弟弟,我们牵手护住命运的烛火 ·	贺伟江	13
二姐的嫁妆	佚名	20
姐姐,我在你的梦里唱支歌	黄东风	21
兄弟	缪崇群	25
我的姐姐	闻道死	27
姐弟情	狂欢小子	31
感谢生命	轻烟一抹	38
兄弟是两粒盐	佚名	42
两片雪花	新锐出击	46
姐姐	雷天泽	48
我的兄弟姐妹	佚名	50
手足情深	佚名	52

你在他乡

还好吗?

九一八致弟弟书	萧 红	57
哥哥	飘飘	62
大哥,你好吗	邢静泽	69
亲情不关机	龙鹏	72

为你甘心

付一生

兄弟	韩松落	77
我和哥哥的命	岳勇	79
姐姐	泰戈尔	82
礼物	拖雷	93
琳儿妹妹	木南	96
黑眸	佚名	100
长兄如父	胥大明	105

向着天堂

说声想你

做大哥的人	巴金	109
我的弟弟小波	王征	116
永远的十八岁	loiter	123
哥哥,一路走好	郑仪凤	129
寄往天堂的问候	星星	132
怀念我的哥哥	华妹	134
大哥,失去你是我永远的痛	佚名	137

你的爱

我的感动

二姐雪	小禅	141
姐姐,你是我第一个在雨里等候的女生 ...	于筱筑	146
我为弟弟哭六次	佚名	151
长姐如母	艾英	155
海水咸,海水深	佚名	158
第一次看到他笑	刘殿学	163
我们成为“情人”的那一天	Will	169
野樱桃	武松	174
写给我那如同母亲般的姐姐的一封信 ...	丝丝细雨	176
两双鞋	许瑞生	178

如此地

爱你

弟弟	张爱玲	183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海子	185
兄弟情深	终南	186
哥哥,我的哥哥	佚名	192
最贵的项链	唐娜	197
用婴儿交换小羊羔	佚名	198
姐弟情	西平	201

曾经一起的

回忆

风筝	鲁迅	207
月迹	贾平凹	209
我的姐姐妹妹	柴林涛	212
有一种情永远留在心里	钟离睿蝶	215
遍地的灰灰菜	彭明艳	217
姐和姐的弟弟	陈妍	221
妹妹小丫	佚名	225
秀月	佚名	230
姐,我不想让你出嫁	刘进	234

你的路,

在前方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贾平凹	239
姐姐	佚名	242
弟弟的恋舞癖	笨笨	254
月亮桥	杨汉光	264
天使归来	边缘眼神	266
深夜,那盏灯	付东流	270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弟弟 ---	雨吻花	272
姐和弟	思黎	277
写给我的弟弟	佚名	280
弟弟	王亮	284

后记		288
----------	--	-----

苦难中，我们手足相连

苦难来袭，

我们紧紧相连

相互依靠

感谢寒冷和冬风

让两片雪花

融入一起便不再分开

ku nan zhong, wo men shou zu xiang lian 苦难中,我们手足相连

弟 兄

·鲁迅

公益局一向无公司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地谈家务。秦益堂捧着水烟筒咳得喘不过气来,大家也只得住口。久之,他抬起紫涨着的脸来了,还是气喘吁吁的,说:“到昨天,他们又打起架来了,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他生着几根花白胡子的嘴唇还抖着。“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

“你看,还是为钱,”张沛君就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一样都?……”

“像你们的弟兄,那里有呢。”益堂说。

“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

“那——里……”益堂摇头说。

“这大概也怕不成。”汪月生说,于是恭敬地看着沛君的眼,“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

“他们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益堂说。

“令弟仍然是忙?……”月生问。

我的兄弟姐妹

“还是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直忙不过来。这几天可是请假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

“我看这倒该小心些，”月生郑重地说，“今天的报上就说，现在时症流行……”

“什么时症呢？”沛君吃惊了，赶忙地问。

“那我可说不清了。记得是什么热罢。”

沛君迈开步就奔向阅报室去。

“真是少有的，”月生目送他飞奔出去之后，向着秦益堂赞叹着，“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

“说是折在公债票上的钱不能开公账……”益堂将纸煤子插在纸煤管子里，恨恨地说。

办公室中暂时的寂静，不久就被沛君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震破了。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说话有些口吃了，声音也发着抖。他叫听差打电话给普梯思普大夫，请他即刻到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

月生便知道他很着急，因为向来知道他虽然相信西医，而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于是迎了出去，只见他脸色青青的站在外面听听差打电话。

“怎么了？”

“报上说……说流行的是猩……猩红热。我……我午后来局的时候，靖甫就是满脸通红……已经出门了么？请……请他们打电话找，请他即刻来，同兴公寓，同兴公寓……”

他听听差打完电话，便奔进办公室，取了帽子。汪月生也代为着急，跟了进去。

“局长来时，请给我请假，说家里有病人，看医生……”他胡乱点着头，说。

“你去就是，局长也未必来。”月生说。

但是他似乎没有听到,已经奔出去了。

他到路上,已不再较量车价如平时一般,一看见一个稍微壮大,似乎能走的车夫,问过价钱,便一脚跨上车去,道,“好。只要给我快走!”

公寓却如平时一般,很平安,寂静;一个小伙计仍旧坐在门外拉胡琴。他走进他兄弟的卧室,觉得心跳得更利害,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而且发喘。他伸手去一摸他的头,又热得炙手。

“不知道是什么病?不要紧罢?”靖甫问,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不寻常了。

“不要紧的,……伤风罢了。”他支吾着回答说。

他平时是专爱破除迷信的,但此时却觉得靖甫的样子和说话都有些不祥,仿佛病人自己就有了什么预感。这思想更使他不安,立即走出,轻轻地叫了伙计,使他打电话去问医院:可曾找到了普大夫?

“就是啦,就是啦。还没有找到。”伙计在电话口边说。

沛君不但坐不稳,这时连立也不稳了;但他在焦急中,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次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

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白问山却毫不介意,立刻戴起玳瑁边墨晶眼镜,同到靖甫的房里来。他诊过脉,在脸上端详一回,又翻开衣服看了胸部,便从从容容地告辞。沛君跟在后面,一直到他的房里。

他请沛君坐下,却是不开口。

“问山兄,舍弟究竟是……?”他忍不住发问了。

“红斑痧。你看他已经‘见点’了。”

“那么,不是猩红热?”沛君有些高兴起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这立刻使他手脚觉得发冷。

“可以医么?”他愁苦地问。

我的一兄弟姐妹

“可以。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

他已经糊涂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竟请白问山开了药方,从他房里走出;但当经过电话机旁的时候,却又记起普大夫来了。他仍然去医院,答说已经找到了,可是很忙,怕去得晚,须待明天早晨也说不定的。然而他还叮嘱他要今天一定到。

他走进房去点起灯来看,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他坐着,却似乎所坐的是针毡;在夜的渐寂静中,在他的翘望中,每一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更使他听得分明,有时竟无端疑为普大夫的汽车,跳起来去迎接。但是他还未走到门口,那汽车却早经驶过去了;惘然地回身,经过院落时,见皓月已经西升,邻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

突然一声乌鸦叫。这是他平日常常听到的;那古槐上就有三四个乌鸦窠。但他现在却吓得几乎站住了,心惊肉跳地轻轻地走进靖甫的房里时,见他闭了眼躺着,满脸仿佛都见得浮肿;但没有睡,大概是听到脚步声了,忽然张开眼来,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地凄惶地发闪。

“信么?”靖甫问。

“不,不。是我。”他吃惊,有些失措,吃吃地说,“是我。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好得快一点。他还没有来……”

靖甫不答话,合了眼。他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一切都静寂,只听得病人的急促的呼吸声,和闹钟的札札地作响。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罢,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

对面的寓客还没有回来,照例是看戏,或是打茶围^①去了。但夜却已经很深了,连汽车也逐渐地减少。强烈的银白色的月光,照得纸窗发白。

他在等待的厌倦里,身心的紧张慢慢地弛缓下来了,以至于不再去留心那些汽笛。但凌乱的思绪,却又乘机而起;他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的。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后事怎么办呢,连买棺木的款子也不够,怎么能够运回家,只好暂时寄顿在义庄^②里……

忽然远远地有一阵脚步声进来,立刻使他跳起来了,走出房去,却不知道是对面的寓客。

“先帝爷,在白帝城……”^③

他一听到这低微高兴的吟声,便失望,愤怒,几乎要奔上去叱骂他。但他接着又看见伙计提着风雨灯,灯光中照出后面跟着的皮鞋,上面的微明里是一个高大的人,白脸孔,黑的络腮胡子。这正是普悌思。

他像是得了宝贝一般,飞跑上去,将他领入病人的房中。两人都站在床面前,他擎了洋灯,照着。

“先生,他发烧……”沛君喘着说。

“什么时候,起的?”普悌思两手插在裤侧的袋子里,凝视着病人的脸,慢慢地问。

“前天。不,大……大大前天。”

普大夫不做声,略略按一按脉,又叫沛君擎高了洋灯,照着他在病人的脸上端详一回;又叫揭去被卧,解开衣服来给他看。看过之后,就伸出手指在肚子上去一摩。

“Measles……”普悌思低声自言自语似的说。

“疹子么?”他惊喜得声音也似乎发抖了。

“疹子。”

“就是疹子?……”